

严奇岩 著

四川客家

『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客家

『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

严奇岩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严奇岩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7

ISBN 978-7-80752-413-7

I. 四… II. 严… III. 客家—民族历史—研究—四川省
IV. K281.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615 号

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

严奇岩 著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2.12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413-7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一

中国的传统时代，学校教育更多承载文化背景的教育功能，当然这种文化背景对进入上层社会而言，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技能、资格。可以肯定，传统社会更多的生产生活技能和传统文化的教育是通过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完成的。近代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学校教育更多承载了真正进入社会的技能教育的功能，而文化背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但文化背景教育更显多元的格局，其中社会（社区）教育、家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功能更是重要。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教育可能更多要研究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以往我们较多关注少数民族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研究，对不同区域汉族民系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差异研究的关注较少，如以前较少有人关注汉族屯堡人的教育和客家人的教育，这些年才有人开始关注起来，但研究还浮于表面，很少有学者从人类学角度系统研究这些民系的教育历史。

严奇岩从人类学的角度选择客家这个特殊的汉族民系或族群

来研究他们的教育与文化传承，是有较大的学术价值的。一般认为中国客家人是唐宋时期的中原汉族在唐宋时期迁居到闽粤赣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的一个文化相对独立汉族民系。由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客家人应该是在明清时期保留中古中原儒家文化较深厚的一个民系，这可能是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明显的历史根源。但这样的人群在清代迁到四川这个移民汪洋大海后，文化特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原因为何？这都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严奇岩以四川客家为研究对象更有其学术价值。

严奇岩在文中认为四川客家有“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教育中有充分挖掘民间丰富的教育资源，教育内容上强调文化认同教育，教育多集中于家族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特色，并认为“鲶鱼效应”是形成这种传统和特色的原因，这种新的角度的讨论应该是很很有创意的。特别是赞同客家教育发达的“环境说”，并从“鲶鱼效应”角度来思考，都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发现很多汉族民系能够将传统文化较好保存下来的，往往是与受中原正统文化信念支撑的正统观有关。屯堡人的文化能很好传承下来，显然与屯堡人明代汉族的正统观而来的自信有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任何文化符号都是先进、正统的显现。同样，客家人由于来源于中原，本身受儒学文化的影响深厚，骨子里本身有一种“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唐宋中原汉族的正统潜意识更使这种传统得以放大。

四川盆地一方面丘陵切割，对于农业生产组织的限制，使分居有一定的必要；一方面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使得分家而居有可能。所以《隋书·地理志》中称巴蜀“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这种传统使四川传统家族、宗祠在中古时期相对并

不发达。“湖广填四川”以后，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特别是大量宗族举族迁入，使四川的家族观念有所改变。特别是客家人，由于受传统中原家族观念的影响深，迁入四川后，为了维护本民系的利益，这种家族观念更得到强化，“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文化认同强化的需要使得客家人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都相对较为发达。

严奇岩出身贫寒，在硕士阶段学习就十分刻苦，博士学习期间更是学有所得，更是发奋努力，成果较丰。《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作为导师我曾与他多次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深感如果将一个汉族民系从学术层面讨论在其中提炼特色和发现原因，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比如“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对于传统社会的汉民族而言，在各个地区可能仅是一个程度上差异的问题，这种差异必须有科学计量上的分析可能才更有说服力，但历史文献中可能供我们这样研究的样本并不系统。同样，对于“湖广填四川”而言，“鲶鱼效应”可能还显现在客家人与湖广人、非湖广人、土著等之间的冲突问题。如果将其他汉民族特殊民系如屯堡人的教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可能还会有新的认识。

严奇岩年轻有为，学术感悟十分敏锐，热爱大西南这块热土，耐得住学术寂寞和清贫，这是学术成功的关键。相信他会在将来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蓝 勇

2009年5月13日于重庆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序 二

一部客家史内容十分丰富，它不应仅仅是闽粤赣核心区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同时还应该包括客家起源史以及客家民系形成后的发展史。如果只有客家民系发生、发展的历史，而缺少了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迁移、扩散壮大的历史，那么，这部客家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为了完整地展现客家民系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全面地揭示客家文化演变的脉络轨迹，很有必要把客家核心区的研究与客家边缘区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于客家学研究领域而言，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当今客家世界的版图上，内陆四川作为客家边缘区的典型，其封闭而神秘的面纱只是在 20 世纪末才慢慢被揭开的。以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2001 年 3 月）、世界客属恳亲会“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 年 10 月）在成都举办为契机，四川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客家文化的研究热潮。近十年来，在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组织运作下，这一地区客家文化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随着一系列田野调查工作的展开，一大

批有关四川客家的资料书刊和论著应运而生。

自客家学的奠基之作——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来，60多年间，客家学界的注意力大多聚焦于客家核心区域——闽粤赣边区，这里几乎成了客家研究的主战场，有关四川客家边缘区的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1997年，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率先进入这一区域，以一部《闽粤客家人在四川》揭开了四川客家神秘的面纱，开创了对内陆客家研究的先河。不过由于当时四川客家田野调查工作尚待开展，作者大多依据文献资料，许多第一手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来不及发掘利用，致使这部著作的完美性受到局限，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随后兴起的四川客家文化研究热潮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创造了条件。不过，由于四川客家研究起步较晚，本省研究力量有限，加之初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地方资料的搜集（如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等）与田野资料的调查（如刘义章、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三种等）上，仅有的学术著作也大多致力于本区最富特色的移民迁徙（如陈世松《大迁移：“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等）和四川客家发展脉络的梳理（如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等）。因此，对于四川客家社会内部状况的研究反倒无暇顾及，以至留下不少学术空白，有待后来者予以填补。

恰逢此时，正在西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严奇岩同志出于教育史研究的需要，结合多年来对客家文化研究的兴趣，决定以四川客家地区的崇文重教作为切入点开展专题研究。严奇岩博士论文原来的题目是：《族群性和地域性：四川客家教育研究——以四川客家“崇文重教”为重点考察》，该选题试图将“区域教育

史”与“客家族群”勾连在一起，以区域文化方面具有典型性的客家人的教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闽粤赣客家核心区和四川客家边缘区教育发展的异同，揭示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特色，归纳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模式，从而为四川客家教育史编经织纬、勾画轮廓。

这一博士论文设计思路从既往的四川地方史和客家文化研究领域讲都是富有开创性的。我作为多年穿行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过来人”，深知此项选题的价值，在对他的研究计划表示赞赏支持的同时，也为他能否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而感到担心。实事求是地讲，在严奇岩进入这一领域之前，四川客家研究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些基础资料和必要线索，并没有为他提供多少现成可用的成果，一切有待他去辛勤耕耘。几年过去了，严奇岩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吃惊的答卷——一部 20 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现在论文在经过修改打磨之后，即将交付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一研究成果。此时此刻，我认为有必要首先把四川客家文化研究的上述研究背景作一交代，这对于读者了解此项研究的缘起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作为严奇岩博士论文撰写的见证人，我亲历了他从设计研究思路、实施研究计划，直到最终实现研究目标的全过程。严奇岩勤奋刻苦，虚心好学，广泛联系教育与客家学界的诸先生，在论文开题前即做好了充分的资料信息准备，较为全面地掌握客家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从而为他找准主攻方向和目标、制定可行的研究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调研过程中，他不辞劳苦，克服重重困难，跑遍了我们为他提供的所有联络点与联络人，深入川、渝地区的一些客家乡镇，搜集到大量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

在论文撰写阶段，针对课题难点和重点开展研究，他还陆续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正因为他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所以，最终他能收获期待的成功回报，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通观全稿可见，这篇论文基本上围绕上述设计开展叙事，恰如其分地将客家人的教育（包括家族教育和社会教育）纳入四川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进程之中，紧紧抓住四川客家人的教育观、“耕读”思想、移民文化认同教育、客家祠堂与家族教育等重大问题，旁征博引，勾弦提要，行文简明，逻辑严密，论文中有不少见解颇具创意，如对于四川移民文化“嫁接型”、“移植型”概念的提出，四川客家耕读起家类型与典型的归纳以及四川客家“崇文重教”区域差异及其原因的剖析等等，均可见作者的理论功底与治史才能。总之，这项成果不仅有助于填补四川地方史、客家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有助于推进四川移民社会与客家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为开拓教育史研究空间作了成功有益的探索。

如果说该论文还有不足的话，这也与四川移民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不够有关。众所周知，四川是一个移民社会地区，元明清三代是其重要的成长阶段。四川之有客家族群聚居，是清初以来的社会现象。严奇岩博士论文所重点考察的“崇文重教”思想传统，无论就其家族教育与社会教育形式，在客家人入居四川之前，在整个四川社会早已普遍流行，在其他族群中均不例外。客家人入川后，从原乡带来的客家文化一直处于弱势文化地位，免不了要受到强势湖广文化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把客家地区流行的教育思想、理念、行为、实践及其后果与此区强势的湖

广文化联系起来考察，从互动比较中剖析其异同和影响，应该是十分必要的。只不过由于过去学界对于巴蜀文化与客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够，以至缺少可供借鉴的成果。如严奇岩博士论文能对此有所建树，则学术贡献将功莫大焉。遗憾的是，该著在这方面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未能对此深作探究。事实上，作者所考察的客家聚居区并非真空地带，其所论述的内容在湖广文化区照样流行。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彼此取代还是互相融合？如果能对此浓墨重彩加以剖析论述，不失为本选题的一大亮点，相信其学术价值会更高。不过，话又说回来，能够达成目前的水平，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严奇岩同志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希望能我写点文字，推辞再三，盛情难却。在向他表示祝贺之余，我期待他更上一层楼，继续对四川客家社会的变迁给予关注，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通过不懈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世松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09年6月9日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摘要

清代“湖广填四川”后，闽、粤、赣等地的客家人将客家文化播迁到四川。300年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四川客家顽强地传承了自己的文化，从而创造了许多客家文化的奇迹。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看，客家文化的奇迹也是客家教育的奇迹。客家传统文化在四川的传承和变迁中客家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表现出客家教育的特色。在四川移民社会中，素有“崇文重教”之称的客家人怎样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四川客家教育研究不但有助于破解客家文化之谜，而且以区域文化方面具有典型性的客家人的教育为研究对象，是进行区域教育研究的突破口，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客家教育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

本研究从“崇文重教”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探讨四川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区域性特色。即从族群比较的角度，将四川的客家人与湖广人作比较，分析客家文化在与巴蜀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色，四川客家教育所充当的角色及发挥的功能，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特色；通过区域比较，

即在比较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以及四川客家与闽、粤、赣客家的基础上，初步分析出四川客家教育的地域性特色，揭示了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分析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模式与特色，从而勾画出四川客家的教育史轮廓。

全文共分六章，外加导言和结语，共有八大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范围的界定、选题原由、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意义等内容。

第一章四川客家文化。分析了四川客家移民的比例与分布，探讨了四川移民文化“嫁接型”和“移植型”的两种类型，目的是为了将四川的湖广人与客家人作比较，以突出四川客家文化特色，为客家教育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章四川客家人教育观及其影响。论述了四川客家人教育观及其对客家生活诸方面的影响；客家教育观有两重性，即广泛的普及教育和英才教育。客家教育观体现出家族性、务实性、传统性等特点。而客家人的婚姻观、职业观、居住环境观、社会民俗等方面体现出的客家教育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崇文重教”。

第三章四川客家人“耕读传家”。介绍了外来移民与清代四川教育的复兴，指出以“耕读传家”自居的四川客家善耕又重读，体现出族群性特点。文章分析了四川客家从发富到发贵的发家史，指出客家移民在四川白手起家，坚持半耕半读或先耕后读的生计模式，依靠佃耕或农商兼顾等方式逐渐发迹，并出现许多科举人才或文化世家，为四川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四川客家耕读起家后多在第三代出现科举人才，与客家原乡相比，

四川移民家族出现科举人才的时间要早，表现出一定地域特色。

第四章四川客家移民文化认同教育。四川客家移民强调文化认同教育具体表现在客家母语教育、移民史教育（家族史教育、祖籍教育和创业教育）以及道德礼俗文化教育等方面。四川客家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强化客家母语教育，以客家独特的《广东小儿歌》等形式来突出客家母语教育和道德文化教育，而移民史教育突出表现在以《入川履历》和《张兴万自传》为典型个案。其目的是强化集体记忆，保持族群的文化认同。四川客家移民强调文化认同教育是“崇文重教”的主要体现，因而“崇文重教”保证了客家文化的传承。

第五章四川客家祠堂与家族教育。分析了四川客家祠堂、族田以及客家宗族办学背景及概况，指出由于客家宗族观念强，客家族学相对要发达。进而文章论述四川客家家族的助学、奖学活动及族学管理，其中以成都市郊龙潭乡范家祠办学为典型个案。客家宗族办学成为客家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活动，是族群性的表现。但是，受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四川客家宗族办学又体现出地域性特征。

第六章是四川客家教育水平分析。分析清代以来四川客家人才和私立学校状况来说明四川客家教育状况。总体上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清代移民入川有一个创业发展的过程，初期的客家正规教育十分落后，乾嘉以后四川客家教育才开始起步，到近代客家教育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客家名人相继涌现；这与清代以来四川教育发展的轨迹一致。就四川客家人才状况而言，与湖广人相比，尽管四川客家经济状况比不上四川的湖广人，但四川客家人才比例不逊于湖广人；从私立学校发展看，与

湖广人相比，四川客家人积极办学，私立学校的比例和质量要高，四川客家体现出“崇文重教”的族群性特点；但是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客家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并不乐观，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崇文重教”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其原因有二：从经济因素看，四川家族组织的不发达和四川客家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等两大因素影响下，导致四川族田的不发达；从环境的原因看，四川客家区的族群关系和当地民风状况导致四川客家教育的区域差异。

结语部分总结了四川客家教育特色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思考。教育特色表现为充分挖掘教育资源，注重客家歌谣教育功能；客家教育主要集中于家庭教育、家族教育以及社区教育，强调族群文化认同教育。但是四川客家教育严重忽视女性教育；过分强调教育的群体归属功能；强调耕读的生计模式，形成“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影响客家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又制约客家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关键词：四川客家教育 “土广东” 族群性 地域性
“崇文重教” 区域教育

目 录

序一	蓝 勇 (1)
序二	陈世松 (1)
中文摘要	(1)
导 言	(1)
一、问题的缘起	(1)
二、文献综述	(8)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	(20)
四、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22)
五、论文的结构安排	(30)
第一章 四川客家文化特色	(32)
一、四川客家移民的比例与分布	(32)
(一) 四川客家移民比例	(32)
(二) 四川客家的分布	(36)
二、四川移民文化的两种类型	(39)
(一) “湖广填四川”与四川两大族群的出现	(39)

(二) 嫁接型移民文化(湖广人)和移植型移民文化 (客家人)	(43)
三、四川客家文化核心和特色	(53)
(一) 四川客家强烈的宗族观念	(54)
(二) 传统守旧,以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见长	(56)
(三) 质朴无华、崇尚名节	(57)
第二章 四川客家人的教育观及其影响	(59)
一、四川客家人的教育观	(59)
(一) 客家教育观的两级性	(59)
(二) 客家教育观的特点	(67)
二、客家教育观对客家人的影响	(71)
(一) 对客家婚姻观的影响	(71)
(二) 对四川客家人职业观的影响	(73)
(三) 对客家人居住地选择的影响	(75)
(四) 对四川客家民俗的影响	(80)
第三章 四川客家人的“耕读”思想和实践	(83)
一、外来移民与清代四川教育的复兴	(83)
(一) 清初四川文化教育的“浑朴时代”	(83)
(二) 乾嘉以来四川文化教育的“文盛时代”	(84)
(三) 清代移民对四川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86)
二、四川客家耕读思想	(88)
(一)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89)
(二) “耕可致富,读可荣身”	(91)
三、善耕的四川客家	(92)